

■ 北京圖書館 編

北京圖書館藏珍本  
年譜叢刊



第 24 冊

北京圖書出版社

□ 北京圖書館 編

北京圖書館藏珍本

年譜叢刊

北京圖書出版社

第 24 冊

紹興元年辛亥(一一三一)武穆二十九歲

春正月己亥朔帝在越州改元大赦

初十日戊申詔副張俊討李成

ED 34/12

時劇賊李成自號李天王乘金人慘亂之餘據江淮十  
餘州連兵三十萬有席捲東南之意遣其將馬進犯洪州  
上命張俊為江淮招討使俊入辭盛言李成之衆上曰成  
兵雖衆不足畏因諭俊以為今日諸將獨汝無功俊遽曰  
何為無功上笑曰如韓世忠擒苗傅劉正彥卿殆不如也  
俊恐悚承命而退退而畏縮自度必不可勝思諸將惟武  
穆為謀勇乃請以武穆軍同討賊詔許之(行實編年)

二月武穆至鄱陽與俊合兵題詩鄱陽龍居寺。

詩曰：  
魏石山前寺，林泉勝復學紫金。  
諸佛相白雪，老僧頭潭水。  
寒生月，松風夜帶秋。  
我來囁龍語，為雨濟民憂。

題東松寺壁。

余自江陰軍提兵起發，前赴饒郡，與張招討會合，崎嶇山路，殆及千里，過祁門西約一舍餘，當途有庵一所，問其僧曰東松，遂邀後軍王團練并幕屬隨喜焉。觀其基址，乃鑿山開地，創立廊廡，三山環拱，勢凌碧落，萬木森鬱，密掩煙靄，勝景瀟灑，實為可愛，所恨不能致曲，進程過速，俟他日殄滅盜賊，凱旋回歸，復得至此，即當聊結善緣，以慰庵僧。紹興改元仲春十有四日，河朔岳飛題。按秋崖小稿謂王團練即後來告變之王鵠兒。

是月十四日辛巳，以秦檜參知政事。

三月初九日丙午武穆為先鋒渡江擊馬進大敗之復追敗  
李成於樓子莊遂復江筠州。

三月初三日次洪州賊連營西山王師不得渡諸將莫  
當其鋒俊大懼召武穆問曰俊與李成前後數戰皆失利  
君其為我之計武穆對曰甚易也賊貪而不慮後若以騎  
兵三千自上流生米渡出其不意破之必矣某雖不才願  
為先鋒以行俊大喜從之初九日武穆身披重鎧先諸軍  
躍馬以濟衆皆駭視須臾以次畢渡觀者以為神乃潛出  
進軍之右武穆首突賊陣所部從之賊大敗降其卒五萬  
武穆追之二十五里及河渡土橋纔數十騎而橋壞後騎

其能進。進軍五千回攻武穆。武穆以一矢殪其先鋒之將。  
麾騎突進。進軍望風皆棄兵。又大敗。俊呼壕塞吏治橋。後  
騎亦至。進遂走筠州。武穆以軍屯筠城東。十一日。賊復引  
兵出城布列橫亘十五里。武穆以紅羅為幟。刺白岳字於  
上。平明領所擇馬軍二百人。建旗鼓而前。賊易其少。搏之。  
伏發大敗走。武穆使人呼曰。不從賊者即坐。卸衣甲。當不  
汝殺。賊應聲坐者八萬人。死者無數。擇所獲鎗刀衣甲器  
仗之堅全者木之。令降卒負擎隨軍。其敝者置於筠之州  
帑。分隸降軍。三日乃畢。進以餘卒奔李成所。成時在南康  
之建昌。武穆夤夜引兵銜枚至朱家山。偃兵伏幟於茂林

待之，進至，伏兵一鼓出林，賊衆大敗，殺獲步兵五千人，斬其將趙萬等，進引十餘騎先走，僅以身免。成怒，自引兵十餘萬來，武穆遇之於樓子莊，引軍合戰，大破成軍，降其卒二萬餘人，獲馬二千匹，追之，由武寧軍至江州道中，殺及降凡三萬人。(行實編年)

五月，復追敗成於蘄州，成走降劉豫。

成自獨木渡趨蘄州，武穆以馬軍追之，渡步軍於張家渡以夾擊之，殺馬進、孫建及首領甚衆，成軍晝夜駁走，不得休息，飢困死者十四五，至蘄州，又降其卒萬五千人，馬二千餘匹，所棄器仗衣甲金帛無數，成走降偽齊。(行實編年)

張用復寇江西，武穆招降之，江淮悉平。俊奏功，武穆第一。

相州人張用，勇力絕群，號張莽蕩。其妻勇在用右，帶甲上馬，敵千人，自號一丈青。以兵五萬寇江西，俊呂武穆語曰：「非公無可遣者。」問用兵幾何，武穆曰：「以某自行，此賊可徒手擒。」俊固以步兵三千益之。武穆至金牛，頓兵，遣一卒持書諭之曰：「吾與汝同里人，忠以告汝：南薰門鐵路步之戰，皆汝所悉也。今吾自將在此，汝欲戰則出戰，不欲戰則降，降則國家錄用，各受榮寵；不降則身陷鋒鏑，或係累歸朝廷，雖悔不可及矣。」用與其妻得書，拜使者曰：「果吾父也。」敢不降，遂俱解甲。武穆受之以歸。俊謂諸僚佐曰：「岳觀察

之勇略，吾與汝曹俱不及也。繼又招降馬進餘黨之潰者數萬，武穆汰其老弱，得精兵萬餘人以歸。後江淮以平，俊奏功武穆第一。(行實編年)

七月，充神武後副軍統制，命權留洪州，禦壓盜賊。

題驥馬岡詩。

詩曰：「立馬林岡豁戰眸，陣雲開處一溪流。機毒水沚猶傳晉，黍秀宮庭孰憫周。南服只今殲小醜，北轍何日返神舟。誓將七尺酬明聖，怒指天涯淚不收。」

題翠巖寺詩。

詩曰：「秋風江上駐王師，暫向雲山躡翠微。忠義必期清

塞水，功名直欲鎮邊圻。山林嘯聚何勞取，沙漠羣羌定破  
機。行復三閩迎二聖，金酋席捲盡擒歸。

按以上二詩，不明年月，惟因地點均在南昌府治附近，  
且前首有「南服只今殲小醜」，後首後有「秋風江上駐王師」之  
句，諒係武穆平李成後駐軍洪州時所作，故附編於此。

致某學士啟。

書曰：「通判閩下學士，飛已至洪井累日，只候營寨了，便  
示如長沙矣。此有所需不及，飛再行。」按此書據其詞意，當係

紹興元年武穆平張用屯洪州時所作。洪井據商孫鴻達

跋謂在最原山西北，水經注：洪井飛流，懸注無底者即是。

答某學士啟。

書曰：「飛咨曰啟」。士通判學士，即目伏羅庭居佳勝，承惠  
翰，感頤尚阻披晤，願言如齋以俟寵渥，凡百切幾，勉力王  
事，為望不回。飛咨曰再行。

再復某學士啟。

書曰：「平虜」，記甚佳，可勦諸（作謀石），但過舊之舉，為  
多，當疏指所宜，審仄棟仄，飛再行。

按文集原跋，此與洪田咨曰尺牘三章，宋時已收入秘帖，  
墨刻流傳，現真蹟尚摹勒湯陰精思廟壁，因不能明其投  
贈年月，緣與洪井咨曰同入秘貼，故連類附編於此。

八月

以秦檜為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

時范宗尹罷相，檜欲得其位，因揚言曰：若用檜為相，有

二事可以聳動天下：一則與南北士大夫通致家問，一則

糾率山東河北諸郡之人還之北方，既相擬詔草以進曰：

軍興以來，河北山東忠義之徒，自相結約立功，其後番兵

擾逐頭項人漸次渡江，各令所在屯聚就糧，議者欲興

兵討伐，朕惟黎元騷動，罪在朕躬，既未能率以還北，豈宜

輕肆殺戮，應河北山東渡江無歸之人，並令所在招撫，開

具鄉土所在，當議遣官糾率起發其南方士大夫，因守官

北地，隔絕未能還鄉，及北方士大夫因守官南方，以至避

難渡江，想其念國保家之心，彼此俱同，雖有一時從權衛

身之計，必皆出於不得已，度其深謀遠慮，亦豈在人下，應

欲書問往來，並令朝廷差人發遣，如得回書，有司即時遣

人分付本家，貴得情通，各無疑間。朕蒙祖宗休德，託於士

民之上，初無處顯之心，亦無貪功之念，倘有生之類，因朕

得以保家室，復井里，則朕亦將復侍父兄，省陵寢，上下雖

異此志，則同布告中外，諒此誠悃。上雖納之，不曾降出其

旨，宜輕肆殺戮，實威之使畏也。曰：遣官糾率起發，實強

之行也，後金使李永壽王詡來議七事，第一事即欲盡取北人與檜之策正合，檜之私於金人也明矣。

十月授親衛大夫建州觀察使。

防建寇范汝為。

「建寇范汝為陷邵武軍，江西安撫大使李回檄武穆分兵三千保建昌軍二千保撫州，以洪州鄰撫州，建昌鄰邵武也。」武穆使以岳字臘植城門，且榜於境曰：「賊入此者死。」遊騎抄掠者望見皆相戒以勿犯，村民樵蘇猶故，民不知有盜。〔行實編年〕

致某郎中書。

書曰：「飛咨日頓首再拜奉使郎中台座，即日伏維使事

豐暇，神明靖相，台候動止萬福。比至豫章，獲奉教益不勝  
慰幸。歸司袁袁多事，未果上狀，以浣記室，良負愧怍。近來  
本軍錢糧闊乏之甚，今專令幹官張大夫見曾澑面聽，因  
行畧此候問，幸怒減裂，不由參見，惟幾為國保重，即膺峻  
擢不宣。飛咨目頓首再拜奉使郎中台座。按此書不見文  
集，石刻真蹟在棲霞廟內，後有嘉慶己卯山陰陳瑚跋云：  
「本傳載詣王彥乞糧一事，札中令幹官面懇者或即其人  
云云，殊誤。書中言比至豫章，獲奉教益是已自豫章歸後，  
當在此時無疑故附編於此。」

初十日癸酉，金兀朮寇和尚原，吳玠及其弟璘大敗之。  
玠自富平之敗，收散卒，保和尚原，積粟築兵，列柵為死

守計，或謂玠宜退保漢中，扼蜀口，以安人心。玠曰：我保此，敵決不敢越我而進，是所以保蜀也。玠在原上，鳳翔民感其遺惠，相與夜輸芻粟助玠，玠償以銀帛。民益喜，輸者益多。金人怒，伏兵渭河邊，殺之，且令保伍連坐。民冒禁如故。金將沒立自鳳翔、烏魯折合先期至，陣北山索戰。玠命諸將堅陣待之，更戰迭休。金人大敗，遁去。沒立方攻箭筈關，玠復遣將擊敗之，兩軍終不得合。金人起自海角，狃於常勝，及與玠戰，輒敗。敗，憤甚，謀必取玠。於是兀朮會諸帥兵十餘萬，造浮梁跨渭，自寶雞連結珠營，壘石為城，夾澗與官軍相拒。進薄和尚原、玠與弟璘選勁弩，命諸將分番迭射，號駐隊矢。連發不絕，繁如雨注。敵稍却，則以奇兵旁擊，絕其糧道，度其困且走，設伏於神塗以待之。敵至，伏發，遂大亂。玠因進兵，夜擊，大敗之。兀朮中二流矢，僅以身免，亟剃其須鬚而遁。初，金人之至也，玠與璘以散卒數千駐原上，朝問隔絕，人無固志。有謀劫玠之兄弟北降者，玠知之，召諸將歃血盟，勉以忠義，皆感泣，願盡死力，故能成功。

十一月，平范汝為餘黨於建昌。

「汝為餘黨姚達饒青逼建曰、武穆遣王萬徐慶討之擒  
青達於四望山降其衆萬人。」(劉光祖襄陽石刻事迹)

十二月十四日丁丑遷神武副軍都統制部兵屯洪州。

「兵隸李回日授神武副軍都統制已乃聞為甥婿高澤  
民偽為之請而得之，世祖驚怒即日自陳乞正澤民罪上  
之誅，力辭不受，又數見回白其事，回乃奏云：某一軍自從  
討賊服勤職事，忠勇之名聞於江右，紀律之嚴信於疲兵。  
留屯洪州聲勢甚遠，江湖群寇率皆逃避，近遷神武副軍  
都統制士論皆謂稱職，及得其外甥婿私書，乃知此除曾  
經樞密院陳乞某小心虛懼累興臣子，非本心所敢僥